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論語學而篇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于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學而時習之一章聖人分中亦有此三種時習則自說朋來則自樂不愠則固已君子初學分中亦有此三種但時習卽說但朋來卽樂但不愠則已爲君子又時習朋來而不愠斯說樂而君子則學者內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渾然具足而無所歉抑時習而已說朋來而已樂不愠而已

君子則學者可無求說樂於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且學者之於學將以求說樂也將以爲君子也乃必於此而得之則亦當自勉於習廣益於朋而無以知不知動其心固可以開初學入德之門乃言乎說而天理之來復者盡矣言乎樂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言乎君子而天德之攸凝者至矣則亦可以統作聖之功果其爲學則習自不容中止朋自來不知自不慍德即成於不已然學而不習習而不時時習而不能推以及人得朋爲樂而不知則有所慍亦學者之通病故必時習而抑有以得夫朋來之樂樂在朋來而抑不以不知爲慍乃以有其說樂而德以成則

說樂君子所以著時習朋來不慍之效然非其能說能樂能爲君子要不足以言學則亦以紀學者必至之功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約畧著此數語而加之以詠歎使學者一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深此聖人之言所爲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上下一致始終合轍非若異端之有權有實懸羊頭賣狗腿也集註兼采衆說不倚一端可謂備矣然亦止於此而已矣他如雙峰所云說之深而後能樂樂之深而後能不慍則時習之說與朋來之樂一似分所得之淺深而外重於中以朋來之樂遺不知之慍尤爲流俗之恆情而非聖人之心

德又小註爲此三段立始中終三時尤爲戲論朋來之後豈遂無事於時習安見人不知者非以朋之未來言耶至於亦挈時習爲主如雲峰之說則直不知樂行憂違成物以成己安土而樂天爲聖賢爲己之實功而但以學問思辨槩聖學而小之則甚矣其陋也論語一部其本義之無窮者固然其不可損而聖意之所不然則又不可附益遠異端之竊似去俗情之億中庶幾得之

本文一學字是兼所學之事與爲學之功言包括原盡微乎時習而皆以云學若集註所云既學而又時習之一學字則但以其初從事於學者而言耳既字又字皆以效

本文時字故集註爲無病小註所載朱子語則似學自爲一事習自爲一事便成差錯胡氏之說自別得集註分明集註云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此豈暫一嘗試於學之謂乎時習兼溫故知新在內非但溫理其舊聞而已學有對問對思對修而言者講習討論是也此學字與大學之道學字同該括廣大故上綮以坐如尸立如齊言之昨日之坐尸立齊者自昨日事今日之坐立又今日事事無窮道自無窮豈今日之坐立以溫理昨日之如尸如齊者乎焉序齋專就講習討論上說只作今經生家溫書解此俗學舉學大別自處不容草次知集註說學

之學非實詮本文學字則此疑冰釋矣

前後統言孝弟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爲資質好底入則又分上一層說得容易下一層說得鄭重是以金仁山有前以質言後以學言之說乃集註直云上文所謂孝弟則又似乎無分是以陳新安有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說以實求之則朱子謂上言資質者本無病而仁山所云下以學言則不成語也此處亦易分曉世豈有孝弟而可謂之學耶學也者後覺效先覺之所爲孝弟卻用此依樣葫蘆不得雖所爲盡道以事親者未嘗無學而但以輔其盡性之功則輔而非主爲孝子悌弟者止勉求遠乎不孝不

弟而非容有效孝效弟之心效則不名爲孝弟矣以孝弟爲學故姚江得譏有子爲支離而有子豈支離者哉集註言爲仁猶言行仁只在用上說故小註有水流三坎之喻言其推行有漸而非學孝學弟以爲學仁民學愛物之本故註又云學者務此但如本文言務而不言學學字與務字義本不同學者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務者行世之德以施於天下知此則知爲仁也不犯也不亂也皆以見於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大抵有子此章言德而不言學故程子曰孝弟順德也不犯不亂德之淺者也爲仁德之大者也孝弟德之本也要以言德而非言學也乃孝弟而

不犯不亂極乎下以淺言之而深者亦在其中不特善事之難能而推夫不犯不亂之至則文王之服事小心周公之赤舃几几亦但以免夫犯亂特就其淺者言之則鄉黨自好者之守法安分亦得與焉此極乎下以通上也孝弟爲爲仁之本極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不特孝弟之無與文而即夫人之恩施婣亞睦輯鄉黨而仁及人不殺一啟蟄不折一方長而仁及物亦莫非仁道之生特就其大者言之則君子之以宏夫愛之理而全夫心之德亦此道焉此極乎上以通下也要則孝弟皆以盡性言而淺者則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深者則有以盡夫性而無

所缺耳在夫人固因其質之美而實不無專心竭力之功在君子甚有至德宏道之功而要不可謂之學故支離之病仁山實啟之非有子之過也

鮮矣與未之有也文勢低昂以分輕重耳正不當於此細碎分裂潛室之說殊增葛藤或人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絶無一問極不惺憁總緣他泥著下章註專言鮮一專字且如知德者鮮矣千里一聖猶比肩也使當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詎致勞聖人之歎潛室不與直截決去其疑乃爲縱是有之之說則愈入棘叢且卽使謂鮮非絶無亦以人而言猶云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千百人之中不

過一二人而已豈謂此一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犯上之事止一已足況本文不但云犯上而必云好好則不厭頻爲偶一過誤爲之不可謂好中心之好惡消可校量多少下竟鮮矣仁語意亦如此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鮮矣其能仁也方於矣字文理無礙知此則知程子非仁之說甚合本旨不然夫人心德之仁必無不仁而後可爲仁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豈可以多少論哉

集註必其務學之至六字是朱子活看末二語處極駭俗日玩小註所引朱子之言則似朱子初年亦將末學當眞然說遂其論定而筆於集註添一或字與吾字作對意謂

人或疑其未學而我則信其已學使未學也則亦安能爾哉所以兼采游吳二說以存疑而所云苟非生質之美者則除下聖人生知安行一例以爲言亦理有固然而非故作兩頭馬之詞也蓋本文之旨原以考學之成而非泛論人品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夏到底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足與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原是據現成人品說非就用力敦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規格以驗學之所至耳吾必謂之學矣六字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

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見子夏篤信聖人處知此而後知集註之精

雙峰云有子論仁論禮只說得下面一截東陽云有子是說用禮只此二語見得此章在集註自從本源上別起一番議論非正釋也所以然者以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言之則非以其體言而亦不卽以用言也用只當行字說故可云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用者用之於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繇之全在以禮施之於人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體字對貴者卽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共繇也和者以和順於人心之謂也用之

中有和而和非用禮者也有子蓋曰禮之行於天下而使人遜之以應夫事者雖和順於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强之爲貴唯其然斯先王之以禮爲小大其遜之道者以純粹而無滯也集註以從容不迫釋和之義則是謂人之用禮必須自然嫺適而後爲貴使然將困勉以下者終無當於禮而天下之不能遜禮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爲禮而已未嘗有所謂和也從容不迫者行禮者之自爲之也必從容不迫而後可爲貴則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後美矣且所云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此則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遜其有和可使喜怒哀樂之

中節則禮於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雖和乃中節而禮以達斯和體而禮用不得云禮之用和爲貴矣若云爲吾性之德有禮仁義禮智性之四德而情之德乃有和則中庸之所謂和者又情之根夫仁義禮智具足之性以生而不專倚於禮且在性之所謂仁義禮智者有其本而已繼乎天之元亨利貞而得名者也在率性之前而不在修道之後今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則固指教而言矣如之何紛紛膠轕而以此和爲性情之德耶夫性情之德則盡人有之而君子致之者其功在省察存養而乃以經緯乎天地是所貴在戒懼愼獨而不在和又何以云

禮之用和爲貴哉況乎中庸之言和者又非從容不迫之
謂乃情之不戾於節者也故彼之言和乃以贊夫人情中
固有之德而亦以贊君子省察極致動必中禮之德故曰
謂之而非有所致力之詞以與敬相爲對者也未發謂中
已發謂和可云敬以致中者以靜存之功主敬爲本則亦
當云誠以致和以動察之功存誠爲要今此以敬和相對
而言其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敬乎禮之爲節具足
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皆中節則情以率夫性者也敬
者人事也和者天德也繇人事以達天德則敬以爲禮之
本而因以得和和者德之情也樂者情之用也推德以起

用則和以爲樂之所自生而樂以起此禮樂相因一致之理有然者故程范得並言樂而不悖而有子則固曰禮原中天下之節有節則必有和節者皆以和也是以禮之用於天下者使人繇之而人皆安之非其情之所不堪亦非其力之所待勉斯以爲貴故制禮者當知此意勿過爲嚴束以强天下而言禮者不得視禮爲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勿過爲嚴束以强天下先王之道所以無弊而無小大之可或踰不得視爲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則以先王之道旣盡其美而小大皆不能踰原非可云前識之華忠信之薄也乃非以爲嚴束而要以和順夫人心亦必不廢禮

之節而後得和此文質同體之固然者如有見夫節者之不過以和順夫心因以謂節以致和而所貴非節則將有如老聃之知禮而反賤禮者要之舍禮亦終不能和而又何以行哉故東陽以前節爲正意後節爲防弊之言深得有子之旨非前節重和後節重節爲兩相同互之語也有子大旨只是重禮前三句謂能知禮意則洵爲貴美而不可廢後四句則以爲能達禮意而或廢禮者之防若夫不知禮之用而可貴者惟以和故乃質質然以禮爲程限而深其畏葸以自役而役人則必將見禮之不足貴而與於無禮之甚者矣知其用於天下之本旨則禮未嘗不可損

益以卽乎人心而知人心必於禮得和而舍禮無和則雖有可損益而必不可過乎其節此斟酌百王節文自性者所必謹也大抵有子在制作上立言故曰用曰餘曰行是故雙峰以爲在下而一截說與前論仁而言行仁一例而君子之靜存動察以立大本而行達道者固未及也王陽明疑有子之支離以此而有子之切事理以立言終異於姚江之淪於禪者亦正在此固不必更就上而一截起論爲頭上安頭之說矣且使從本而言之則禮固以敬爲本而非以和若曰敬之碎底是和則和者敬之分體也(此不成義)知敬之分而用之其於禮必加詳何爲不以禮節而不可

行哉且抑與從容不迫之釋自相背戾矣要以中庸之所謂和乃本然德體之天則此之謂和乃妙用推行之善道固不可強合爲一況卽集註所云從容不迫者自非可有意以之爲貴而用之使功未至而機未熟則有意貴和者正賢知和而和之病如其必自然得和而後可爲貴則於和之上又加一自然而豈不贅歟矧自然從容不迫者乃動容周旋中禮盛德已至之聖符非可與天下共率繇之更不必言爲貴爲美而抑以不節爲慮有子本以言王道而不以言天德徒爲深入之言則所在皆成齟齬此不能強徇集註而發饒許也

朱子又曰敬爲體和爲用須是撇開有子另說方可朱子自說學有子自是說道先王之道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豈可以君子之爲學律之他言王道者可與天德合轍而此必不可如朱子之意蓋謂未發而主敬必發而從容不迫乃爲可貴未發能合已發能分乃散應事物而無不宜以此言之爲可不知和爲可不知和而和哉且中庸章句語錄括已發未發而一之於敬愚謂未發功在敬不顯之篤恭是也發則功在誠大學之愼獨以誠意中庸之行之者一是也致中者敬之至致和者誠之功存養省察爲學之體敬以具節而禮明和以達節而樂備爲學之用故程范

之說小異於有子而可相通而小註朱子所云則皆成矛盾唯嚴而泰和而節以下一段集註明切可觀其曰禮之全體也可見章首一禮字原以體言而本文用字非與體爲對待之詞則從容不迫之義固不得立矣毫釐有差失其中正恰在制作上說而非生疎拘迫不能從容之謂差也拘迫不從容正是掙扎得不差處唯制作不和順於心而苦人以所難方成差謬朱子此註與前註早已不同實則此爲諦當不必更說向深妙處去雲峰乃爲割裂而曲徇之過矣雲峰之篤信乃以成朱子之失僥許之分別乃以通朱子之窮故有功先儒者不在阿也

爲政篇

北辰之說唯程氏復心之言爲精當朱子輪藏心射饍盤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極似一物橫亙於中尤爲疎矣使天之有樞如車之有軸轂動而軸不動則自南極至北極中間有一貫串不動的物事在其爲物也氣耶抑形耶氣則安能積而不散凝而不流若夫形則天地之間未有此一物審矣且形固能運形而不能運氣者也天樞之於天原無與體天之運行一氣俱轉初不與樞相脫既與同轉動則俱動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廣處動北辰在微處動其動不可見耳今將一圓盤點墨記於中心旋盤使轉盤既動

則其墨記之在中心者亦東西南北易位矣特墨記圖纖
不可得而辨也夫子將此擬爲政以德者之治象取類不
慮爲政以德而云不動云無爲言其不恃賞勸刑威而民
自正也蓋以施於民者言而非以君德言也若夫德之非
無爲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不顯篤恭之德原靜存動
察之極功而況德之爲言得者卽政之爲言正之意故言
爲言以如欲正人以孝則君必行孝道而有得於心欲正
人以慈則君必行慈道而有得於心其以此爲政也動之
於微而未嘗有及於民之事而理之相其爲經綸氣之相
與爲鼓盪者以居高主倡自有以移風易俗而天下動矣

故其不急於動民者北辰居其所之象也天下其效其動者衆星共之象也居其所云者猶言自儆自事無牽帶衆星之事也北辰卽不爲衆星須動之故而彼亦自不容不運一於微人君卽不爲人有不正而須正之故亦自不容不內脩其德各脩其所當爲而星之環繞以動者自與北辰俱轉民之自新不已者自與人君同正只此乃德之用微而其化顯若以軸輪則脫然兩物故爲不動以持轂而迫之轉則是有意不動以役使羣動此老氏所謂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陽爲靜而陰挾之以動守乎此以奔走天下之雄其流爲申韓者正此道也此則以無爲爲德因正

於天下而已無所正豈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之謂乎蓋故居其所者非北辰之德也北辰之勢也陳氏云譬爲政以德之君以說自確以下云譬爲政所以之德也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朱子曰則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者治象也非德體也動於微而不動於顯德微政顯動於獨而不動於衆北辰之與君德合者無動以不息而已矣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脩身爲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以顯其象於天見爲理之不可易者而已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

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爲重君靜爲躁根之說毫釐千里其可謬與

以志學爲知立爲行不惑知命耳順爲知從欲不踰矩爲行此乃强將自己立下的柱子栽入聖言內如炙鐵相似亦能合其微熱而津出究於彼無涉也十五而志於學是何等志何等學乃但以屬知豈但講習討論儲以待三十而行之如蘇秦之習爲揣摩須羽毛豐滿以高飛乎三十而立又是何等爲立到者地位所知所行皆已臻至處又豈只守著前所知者埋頭行去耶只此十五年是夫子一大段聖功在志於學者博文約禮之謂也聖人於此不容

與學者有異故其教人亦以此二者而曰可以弗畔弗畔則幾於立矣博合于約而文皆其心得約合于博而禮顯於文章行既定而知益審矣東陽所謂知行並進者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若過此以往固不可分知與行且不可云知行並進聖人之爲功者固非人所易知矣蓋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謂也雖其爲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則可立先後之序可立先後之序而先後又互相爲成則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則知之亦可云並進而有功乃聖人既立之後其知也非待於致也豁然貫通之餘全體明而大用行也其行也非待於力也其所立者

條理不爽而循繇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故既立之後誠則明矣明誠合一則其知焉者即行矣行焉者咸知矣顏子之欲從末繇者在此而豈可以知行並進言哉乃至於此其所行者大端亦不離於三十而立之所行知至而幾知終而存義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從是以唯就明言之而不復就誠言之然不惑則純乎理而無閒知天命則理無不窮而性無不盡耳順則聞言無逆逆而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矩則於我皆真而知化不貳故不惑耳順皆順乎彼之詞而知命從欲皆達乎此之意要以所行者聽乎知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則行之合轍者愈高明愈博厚

矣故以跡言之則至於不惑以上而知之事爲多以賛求之則立者誠之復而不惑以上誠之通也復已極乎知行之至而通唯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非待有所加於行以至乎昔之所不能至者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固未嘗不於德業有可徵者要亦耳順以還明誠合而無閒則者一誠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集註分耳順爲不思而中從欲不踰爲不勉而得亦跡似而無實不思而中斯不勉而得是皆耳順之境也豈不思而中之時尚有難得之慮哉故唯胡氏心卽體欲卽用之說爲當（卽字速妙）而心之與欲亦無分界則體用合誠明一如天之非自明而誠矣要以

志學與立聖學固有事於心而皆著於事不惑以後雖不離事以爲道而凝德唯心斯可名爲聖德之進而不可名爲學矣在學則知行分任德則誠明合朱子曰聖人自有聖人底事不可以初學之級求明矣

耳順自就聽言上說集註一聲字但因耳字上生出在言者謂之言聞者謂之聲也除却言語耳更何順樂固聲也而彼自有專家之學聖人亦不過與瞽襄同能而無與於進德乃近見有人說凡松聲水響鶯囀蛩吟皆無所逆逆此是聖學異端一大分界處彼所云者不過釋氏木樨無隱之唾餘耳然卽就聽言說又不可似陳氏取聞過淚之

歌以作證陳氏語有兩種病以深言之隨觸即悟則亦釋氏聽人唱他若無情我也休而悟道之旨以淺言之感物警心則人之苟有學思之功者亦即能然如韓嬰說詩往往觸類旁通至於游夏之徒則固久矣優爲之矣總此一段聖功極難下思索作的實解還慮言之則只是釋家妙悟徵事言之又不過小小靈警的聰明處源是非判然四字差爲有據而判然者亦不足以爲順且當其不惑而早已判然矣愚按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從大而小不能奪者爲大人聖人則大而化之矣卻將這不思而蔽於物之官踐其本順乎天則者以受天下之言而不恃

心以防其奪則不思之官齊思官之用唯其思者心亦臻於不思不思而中故不思之用齊乎思也集註云聲入心通無所違逆夫所謂無違逆者以為無逆於聲是木樨無隱之說也以為無逆於耳是聞滄浪之歌之說也朱子之意亦謂無逆於心耳耳之受聲不逆於心則言之至於耳也或是或非吾心之明皆不患其陵奪耳之受夫聲者因可因否皆不假心之明而自不昧進德至此而耳之形已踐矣耳形色也形色一天性也固原以順而不以逆於大體也於形得性無小不大斯以為聖人與然耳目者固順而無逆者也非有蔽而蔽之者欲也踐耳之形盡耳之性而聞

皆順心能用受蔽之官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蔽耳目者亦從之而卽於順矣耳雖在我而順者天下之言欲麗於物而發之自己故愚以耳順爲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爲於我皆眞也嗚呼難言之矣

遜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遜背如遜遁以干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遠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要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遜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輝煌便將者個與作禮與作孝只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敬爲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借禮之心豈

果以尊親故與無亦曰爲我之親者必如是其隆而後張己之無不可得於曾也則是假親以鳴其豫而所當效於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唯不逮故大端說個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益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固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者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

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為
之事可以不背於理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
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爲內達外誠而
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
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
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
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
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謂
者孝也乃借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

僭爲本既已拂乎天理之序且人孝有返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荀且與僭二義東陽發明不及之意亦在其中雖爲大全若集註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嘗述之而孟子稱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疎矣分固有限初不可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舞佾私欲之無窮耳自尊以蔑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

中庸言學則是方有事之詞故溫故之中即有引伸精義之意而知其故中之新亦在溫故項下說若知新則更端以求知昔所未知也論語說教學未到大綱成就處尙有所全未及知而須知者其不可爲師也固然不待論所以故之外無新而知新者即知故中之新也此學以言未至而師言已至之別也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直是廣大精微則其日新者亦無窮故無有盡天下之理皆已爲故之一日而已精已密尙有其新若此云可以爲師則亦專言講習討論之事雖徹上言之極乎聖人之教乃徹下言之則古人自二十博學不教之後使有爲人師之道脩一業

通一藝者皆可以教則其爲見聞固可有程假但於故中
得新焉卽可以爲師矣爲師非脩德凝道之了境故說命
曰斆學半夫子進德七十未已而四十時弟子已日進矣
爲師非了境則守故得新隨分可以誨人特不容以記問
之學當之而已此朱子所以有與中庸不同之辨也若朱
公遷以中庸故字爲存乎己此爲聞於人則謬存於己者
旣非空空地有不立文字不墮見聞之德性聞於人者非
用其德性不昧之則以存持之是亦記問之學而已故集
註云所學在我亦爲溫故而言也記問之學只爲他初頭
便錯了非得於己不可名爲故不可名爲故則漠然無餘

味不欲溫之而亦何用溫之耶註云無得於心業無得矣
而尙何謂之故哉如人之有故舊必其與我素相親暱無
閒者因人相與僅識姓名其可謂之故舊否耶
夫子尋常只說君子不言聖人爲他已到者地位不容推
高立名只君子便是至極處小註夷淸惠和亦只做得一
件事觀伯夷待天下之淸柳下惠不易三公之介豈無全
副本領特所以行其大用者有未妙耳夷惠且未能不器
則不器者豈非聖人哉足知朱子所云君子體不如聖人
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乃爲他處以君子聖人並論者言
而輯大全者誤繫於此其曰通上下而言則所謂上者固

聖人矣所謂下者則謂凡學爲君子者便須立志於高明廣大之域以體此無方無體之道則其爲學之始規模已自不同而不區區向一事求精一行求至也下學者下也上達者上也下學敦其體上達顯其用效異而量同也

論語一書先儒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區畫其病而施之藥有所攻必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爲醫王故藥人之貪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盖凡藥必有毒卽以人蔘甘艸之和平而蔘能殺肺熱者甘艸爲中滿人所忌

況其他乎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
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
之汚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汚人則廢君臣之義言人
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又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佞使自知病而已矣如欲藥
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爲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
詞章之中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卽遇涸寒烈
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著爲局方又況本未有
病者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子貢問君子自是問求爲
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記者櫽括其問語如此固問而答

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子生平作聖之功喫緊處無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貢穎悟過人從學已深所言所行於君子之道皆已具得特示以入手工夫使判然於從事之際耳至於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所行者著之爲言而言皆有徵則德盛業隆道率而教備此唯夫子足以當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語括聖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統天資始之文章也而僅以藥子貢之病耶范氏曰子貢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其語猶自活在然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不獨子貢也且云先行其言則其言云者未嘗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固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之旨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卽非子貢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行非艱而知惟艱者哉易於行者其行非行則范氏因已指夫人之通病以爲子貢病至於小註所載朱子語有子貢多言之說則其誣尤甚子貢之多言後之人亦何從而知之將無以其居言語之科耶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以其善爲辭命也春秋之時會盟征伐交錯而惟辭命是賴官行人而銜使命乃其職分之所當脩國語所載定魯破齊伯越亡吳之事旣不足信卽使有之亦脩辭不誠以智損德之咎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爲病加以此爲病在不先行其言豈子貢之拒百牢辭尋

盟者爲其所不能行而徒騰口說乎夫此所謂言非善說辭命之言而善言德行之言也善言德行者顏閔也非子貢也且亦非徒口說之爲言也著書立說答問講論皆言也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聖門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論著而子貢獨無其言聖道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兢兢乎慎重於所見而不敢輕置一詞矣則寡言者莫子貢若而何以云多言耶子貢既已無病夫子端非用藥而先行後言自是徹上徹下入德作聖之極功徹始徹終立教脩道之大業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因此推之語子路以知自致知之實學而謂子路强

不知以爲知亦懸坐無據而陳新安以仕輒而死爲徵乃不知子路之死輒自始事不謹之害而非有自欺之蔽如謂不知仕輒之不義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抑將如趙盾之拒雍祭仲之逐突食言背主而可謂之不知爲不知邪要此爲致知言而不爲行言故可曰隨所至之量以自信而不強知以行言其可曰能行則行之不能行則不行也哉故言知則但可曰困而知之不可曰勉強而知之而行則曰勉強而行之知行之不同功久矣子路勇於行而非勇於知有何病而又何藥也至於四子問孝答教雖殊而理自一貫總以孝無可質言之事而相勔者唯此心耳故

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動所性之愛若云無違云敬云色難則一而已矣生事死葬祭而以禮則亦非但能養而奉饌服勞正今之能養者也內敬則外必和心乎敬則行必以禮致其色養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爲孝而無違於理者唯無違其父子同氣此心相與貫通之理順乎生事之理必敬於所養而色自柔聲自怡順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愼終敬以思成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明乎此則同條共貫殊塗同歸奚必懸坐武伯之輕身召疾而億揣子夏以北宮黝之色加於其親誣以病而强之藥哉又其甚者聖門後進諸賢自曾子外其沈潛篤實切問

近思者莫如樊遲迹其踐履當在冉閔之間夫子所樂與造就者亦莫遲若乃謂其粗鄙近利則病本弓蛇藥益胡越文致古人之惡而屈聖言以從己非愚之所敢與聞也集註所引程子之言博學審問篤行屬學愼思明辨屬思明辨者思其當然愼思者思其所以然當然者惟求其明其非當然者辨之即無不明也所以然者卻無憑據在故加之以愼不然則至謂天地不仁四大皆妄亦不能證其非是如黑白之列於前也思中有二段工夫缺一不成至於學之必兼篤行則以效先覺之爲乃學之本義自非因博學曰學文必以踐履爲主不徒講習討論而可云學也

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既有定心之說及小註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歆羨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只是恁地學將去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億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雲峰說　此儲吏莫須有之機械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間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效而不爲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即加以學干祿之名耶干祿之學隨世

而改於後世爲徵辟爲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改王制大司馬造士進士之法亦必有所論試矣士而學此亦不爲大害故朱子之教人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特所爲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爲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摭拾爲言僞飾爲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爲俗學

所亂非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也聖人之教如天覆地載無所偏倚故雖云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終不以辭祿爲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況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安得以偶然泄獵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

集註云凡云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語亦未圓在如云餒在其中豈可云不求餒天下無求餒者則固不得云不求餒也新安泥註而不達乃云直在其中仁在其中其訓皆同父子相隱雖非以求直而豈可云不求直如不求祿之比祿自不可求直其不可求乎況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正求仁之先務哉藉不求仁則學問志思以何爲
且仁而可以不求自至是道宏人而非人宏道矣知彼二
者在中無不求之意則此之不學干祿而祿自至亦於言
外見意而不藉在中以顯不求之義在中者猶言在其許
相爲包函之詞有以大包小言者則此與直在其中一例
寡尤寡悔自君子大亨至正脩己治人之道於以得祿亦
其中功效之一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自君子盡倫率性
貞常利變之道而於以言直亦其中無所矯拂之一德此
以大包小而小在大中也有以顯含藏者則仁在其中是
也學志問思功之顯仁德之藏也顯以顯仁而藏固藏於

用則道問學而卽以尊德性致知而卽以存心卽其博者而約不離博卽其著者而微不離著故曰仁在其中此以顯含藏者也以顯含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深而更無內之可入以大包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備而更無外之可求蹤父攘羊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干祿之學求祿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也（闕愼只是以禮約之）人心天理有沽直之行而此中原自有直何事蹈蹤父之惡博文約禮之外有干祿之學而此中原自有祿則亦何事習干祿之俗學哉要此以辨學術之邪正而非以責其心之妄求妄求之心因富貴而起干祿之學沿流俗而成子張終身不

仕非屑屑於富貴者徒以才高意廣欲兼人而盡知天下之學以術同流俗如晩宋葉適陳亮之所爲初不可以有求祿之心責之子張旣無求祿之心則夫子亦何必以不求自至歆動之耶

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尙卽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所損所益卽損益此禮也故本文以所字直頂上說馬季長不識禮字將打作兩橛三綱五常之外別有忠質文然則三綱五常爲虛器而無所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

而別有施爲只此便是漢儒不知道大胡亂處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質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之用要不可分況如先賞後罰則損義之有餘益仁之不足先罰後賞則損仁之有餘益義之不足是五常亦有損益也商道親親舍孫而立子則損君臣之義益父子之恩周道尊尊舍子而立孫則損父子之恩益君臣之義是三綱亦有損益也豈但品物文章之小者哉至如以正朔三統爲損益則尤其不學無識之大者夫三統者天統以上古甲子歲春前仲冬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地統以次古甲辰歲（地化自丑畢于辰）春前季冬乙丑月甲辰朔

鷄鳴冬至爲厤元人統以文次古甲申歲人生於寅成於申孟春丙寅月甲申朔平旦立春爲厤元厤元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七曜復合一元之始也繇此而步閏步餘步五星之法生焉古之治厤有此三法其閒雖有小異歸於大同特人統寅正以厤元近步法差易而密耳三代以其受命之數相符合者循環迭用而於推步之法未嘗有所損益也推之者人而厤元實用天體之自然天其可以損益之也哉東陽不知此理乃謂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使徒欲新視聽而已則秦爲無道寶用天正厤而特易建亥爲歲首以愚民視聽亦新而逆天背數三代之王豈亦等暴秦

之爲哉又其外者謂夏承唐虞用人統則尤杜撰不審允征已有三正之文堯固以甲辰爲麻元用地正舜紹堯未改而禹改之也故曰行夏之時不曰行唐之時要以麻不可聽人之損益而損益者人治之先後詳略也故經禮儀禮治法畢具而獨不及麻麻非禮之所攝也明矣

八佾篇

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天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他只見人之爲禮皆無根

生出者儀文來而意禮之必不然固未嘗料量到那大本之中上去夫子於此亦斷下語在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脩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上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未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

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過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情之正者已發之節天則之本未發之中迨其術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奢則有意爲奢易則有意爲易儉則無意爲儉而見禮之備於儉有意則爲吝而倂儉

戚則無意爲戚而但戚以盡其哀有意則非戚故儉不至於廢禮而戚之非以偸安於不易者此自性生情自情生文者也故知楊氏其本儉其本戚之說滯而未達也儉者見豐而不見儉儉係奢故有儉之名戚者可戚而亦可易係有專乎易者而戚始孤行初者係有終而謂之初本者非係有末而固有本故儉戚原不與奢易爲對使儉戚而與奢易爲對則禮有兩端古人僅有本而今人亦得有末矣無本則並不得有末雖有係體達用因性生情因情生文之德則係乎儉戚而禮自日充不然而乘禮以爲儉戚則又不足名爲儉戚而但名爲無禮業已有禮矣係儉流奢係戚生易故儉

戚可以云本若徒奢與易則旣離乎本而末亦非禮故奢與吝對易與苟且對而不可與儉戚對此范楊所以可謂儉戚爲本然而終以繇奢名儉繇易見戚則必以禮所行乎儉戚者爲本而不可徑云儉戚爲本則本自本儉戚自儉戚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詞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小註樂於喪而非戚之說失之遠矣

仁孝誠敬之至可以與於禘之說則可以治天下乃自治
天下言之苟其爲仁孝誠敬之至者雖不得天下而治之
而天德王道之經綸化裁咸備於躬而無所讓隨其所得
爲者而效即著君民親友未有不動者乃自禘言之雖其
爲仁孝誠敬之至苟不得天子之位即欲滅殺與禮以祀
其所自出之祖理不至則誠必不達而神必不格於此思
之須更有說在不王不禘原不是先王自尊而卑人安下
者界限所以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到者上面天子與聖
人敵等而德之有聖人位之有天子則亦初無二理書曰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理一串而事雙行也天子

有天子的脈絡聖人有聖人的脈絡仁孝誠敬聖人之脈絡也不王不禘天子之脈絡也子產取精用物之說可即以尋此處條理故不王不禘不但法所當然亦理之必明而誠之可格者也聖人合理體誠者也天子爲理之所當尊而理之所當尊者固有而無妄則亦誠也仁孝誠敬之不至而不足以禘者易知仁孝誠敬之至而允可以禘者難知不王不禘之法易知而王者之禘難知不然則仁孝誠敬以格鬼神因於理氣之本合而不王不禘則徒因於名以立分分以立法是人爲而非天理何以見先王之精義入神也哉倘但云遠難格而近易爭則伯禽之於文王

與杞宋之於上帝相去何若而杞宋乃得行天子之事守曾何以不但不可以禘嘗雖德邁如文王而亦不可乎此不王不禘之說亦必天理現前充周流貫本末精粗合為一致而實知乾之不息坤之厚德與天尊地卑上下以定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理合同無閒然後即此為法即此為仁孝即此為理即此為誠聖人所以但贊其知之妙而終不言所以知之嗚呼誠有難言者此章乃論語中天德王道絕頂文字不許小儒下口處而集註云爵所當諱則猶屑屑千鈞之弩為鼷鼠發機也

范氏說誠是實體是虛二句大有理會處虛卻非虛妄之

謂唯禮之虛所以載誠之實此一實字與易縕字詩裏字一義實體虛虛函實也須看實底为持得虛底教有而虛者所以裝裹運動此實者也慶源說攝祭之禮爲虛卻誤攝祭權也非禮也使可謂之禮則亦何至如不祭耶新安云誠是實心語内無病誠是實心禮是實理心爲實理爲虛相因互用無此心則亦無此理攝祭雖權有此理而心不充之實者缺則虛者亦廢故聖人以爲如不祭矣知此則知小註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見誠心還亦有神否一問極爲鶻突非所當祭而祭則無是理矣無理則更無誠無實者尙可容虛者之有其郛郭無虛者

實者必無所麗矣儻他疑敬疑畏疑媚也總是虛妄不可謂之誠或有時召得邪鬼神來亦所謂以妄召妄而已理便無妄氣則有妄生人之妄緣氣而生鬼神旣不純乎理而因乎氣之屈伸故亦有妄以妄召妄則妄或應如腐肉之召蠅蚋亡國之致妖孽一理君子從其不爽者而言之亦謂之誠有而與仁人孝子所以格帝饗親之誠心則話分兩頭全無干涉矣唯禮行而誠不相及則君子以爲深戒在聖人則又無此患故唯有故不與之爲歉然知此則禮爲虛云者非不誠之謂而待誠之詞凡禮皆然不獨指攝祭而言也

若說入太廟是助祭則當奏假無言之時而諄諄詰難更成甚禮荀子所記孔子觀欹器事亦是閒時得入想古宗廟既無像主又藏於寢蓋不禁人游觀而諸侯覲問冠昏皆行於廟中或有執事之職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故得問也每事問卽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不手揣而目擊之終只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尋常人一知便休則以疑爲信知得來儘是粗疎如何會因器以見道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緣不問者疑之府而禮之許人問者乃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大明此禮於天下也若已知已信而故作謙遜之狀此正朱子所

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
說祇要斡旋聖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
早已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
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
可及者正以此耳

集註謂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此爲探本之論乃繇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爲大學之序
以歸本於格物致知工夫未到其在管仲旣非對證之藥
而其於大學本末始終之序久矣其泥而未通也大學固
以格物爲始教而經文具曰以脩身爲本不曰格物爲本

章句云本始所先夫豈有二先哉格物致知一脩身之事也經云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云云必先欲之而後有所先喫緊脩者脩身工夫卻是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於脩身就地下工夫也致知格物之於誠正借資以廣益也只劈頭說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知止爲始從此雖六言先而內外本末主輔自分今以管氏言之其遺書具在其行事亦班然可考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賸者去參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酌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務者亦可謂致矣如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豈爲以覤小儒之專知不及道但仁不能守之耳

己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然而終以成其爲小器者則不以欲脩欲正欲誠之學爲本而格非所格致非所致也譬之作器者格物如庀梓漆致知如精彫鏤器之大者亦此材也亦此巧也器之小者亦此材也亦此巧也規模異而已矣物不格則材未庀知不致則巧未工欲以作大器而大器不成孔子之所謂太廟是已即以作小器而小器亦不成此則欲爲管仲而不能宋襄公（物不格）王介甫（知不致）之流是已管仲既已得成爲器則其材非不庀而巧非不精特其不知止至善以爲始而無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故規模以隘不以欲誠欲正之心從事焉故局量益褊俯

大學之格物亦與權謀術數之所格者初無異事權謀術數之所知亦未嘗與大學所致之知是非得失背道而馳楚書秦書可見但在欲脩欲正欲誠之學者則即此而見天德王道之條理其非欲脩欲正欲誠者則徒以資其假仁義致知致富强之術而已以格物爲始教者爲異端之虛無寂滅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言也彼未嘗不有求於心意而以理不窮知不致之故則心之所存益託於邪意之所察益析於妄此則過在擇執之未精物累心而知蕩意也以知止爲始者爲權謀術數苟且以就功名者言也彼未嘗不格物以充其用致知以審夫幾乃以不知明德新民至善

之功在存養以正省察以誠之故知益流於權謀之巧變物但供其術數之億度此則差在志學之未端心役物而意詭知也今縱不得謂管仲之所格者爲盡物理之當然所致者爲盡吾心之所能致乃於格致貴用力者爲學問思辨之淺深勤怠言也若其或大或小或正或駁不於其本求之而但於知與物責其功效則且拘葸猶豫天下之物皆爲疑府而吾心之知不有誠者以爲天則亦知孰爲妄之非所宜致者哉故曰誠意者天德王道之關也欲誠其意而意則無妄欲正其心而心矢不邪則以之格物而物皆有則以之致知而知一民義意益實而心益廣矣此

大學之條目相爲首尾端不自格物始而以平天下終特其效之已成則自物格以向於天下平爲以次而益大耳曾西之所以下視管仲者正在誠意正心之德故朱子亦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爲管仲之所爲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又豈東陽所得議其長短哉大學之道天德也王道也顯則爲周官之法度微則爲關雎麟趾之精意者也徒於格物致知爭學之大小乎今使朱子以正心誠意之學正告管仲彼雖不能改而從我而不敢自誣爲已得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直足供其一笑而

已如小學之弟子職亦出管子蓋朱子之重言格致者爲陸子靜救也其於陳同父則必以誠正告之聖道大全而正經以防邪慝者自別此又與藥病之說異舉一廢百固矣哉

雙峰分始從成爲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甚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繹如也以成七字似專以繹如屬成蔡覺軒亦然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十三字本是一句言既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爲三本文一以字是現成語而繹如也連上二句一滾趨下斷不可以純皦屬從繹如屬成上蔡語病正

在強分三支劃裂全錦東陽反以不分三支皆上蔡其愈誤矣以樂理言之元聲之發固非無歸而必不別立之歸故曰禮主其減減者有變易之節也樂主其盈盈者無孤立之餘也禮減而進進非加益不兩端隆而中殺在變不忘則進也樂盈而反反非拆合不中放而兩端收一止無餘為反也若已盈而又減之以反是氣不昌而為樂極之悲矣故以成者即以此三者為成終其成而不易也今之鼓琴者鄭聲也是以有泛今之塡詞淫樂也是以端有引而尾有煞若夫古之雅樂與天地四時同其氣序則貞元渾合而非孤餘以終亦非更端以終也斗合於人紀而日

合於天紀一陽之復在去冬之半而大寒之末不足以爲歲終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始於同從於殊始於一成於百遂其殊塗百慮而不復東之以歸斯與異端萬法歸一之說相爲胥壞而易終於未濟亦用泰三陰三陽之盛而極致其文耳從者泰也成者未濟也豈有二哉故中呂之實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必倍用其全爲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而其增也則又起於未之大呂而不於中呂斯成與從無二致之理尤自然之不可閒矣始可異於從而爲二節者盈之漸也成不可離乎從而非三節者盈卽反而反於盈也唯樂之理通於文藝故古之工於文者微

有發端而終無掉尾收合之體其有此者則世之所謂八大家是已和不充而氣不持汲汲然斷續鉤鎖以爲首尾如蚓之斷僅有生氣施於頭末是鄭聲之變哀音亂節之徵也乃欲以此例先王之樂豈不誣哉

孟子七篇不言樂自其不逮處故大而未化唯其無得於樂是以爲書亦爾若上篇以好辨終下篇以道統終而一章之末咸有尾煞孔子作春秋卽不如此雖絕筆獲麟而但看上面兩三條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王通竊倣爲元經到後面便有曉風殘月酒闌人散之象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與樂相爲表裏如大明之卒章纔說到會朝淸明

便休綿之卒章平平序四有都似不曾完著所以為雅關雎之卒章兩興兩序更不收束所以為南皆即從即成斯以不淫不傷也若谷風之詩便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墍總束上頭勉同心之意崧高烝民兩道作誦之意旨以終之所以為淫為變雅與南之如彼者非有意為之其心順者言自達也其心或變或淫非照顧束裹則自疑於離散上推之樂而亦爾下推之為文詞而亦爾此理自非韓蘇所知

里仁篇

做工夫且須利仁為此問者定是不曾做工夫底如要去

利仁則已不利矣若云見仁之利而不仁之不利此正是謀利計功之心五伯之假仁是已安仁利仁總是成德後境界利字如易利有攸往之利一路順利無有阻難原不可作獲利字說若說到岸爲獲利則上蔡所云謂之有所得則未可者已自破得分明若云利其有獲顯與先難後獲相反不得謂之仁矣仁固有得於理亦可有得於效抑不特效之得不得不可預期卽理之得不得亦不可早生歆羨顏子說雖欲從之末繇也已只此心期方能勾不改其樂若刻畫著理中所必得之功立地要做仁人到蹭蹬處卻大是一場懡㦬而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正在此矣

足知利字上用工夫不得唯知者見得分明一徑做去自然無不利耳唯爾所以云味之無窮而所守者不易也工夫自在仁者知者上一層如所云克復敬恕先難後獲都是安仁的本領務民之義便是利仁的本領在此章則以爲仁知之心德固不曾煞緊說工夫聖賢文字亦須參觀不可隨句尋頭尾也

不仁者三字在夫子口中說得極嚴與孟子所稱不可與言不保四體等不同孟子在發用上說孔子在全體上說故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除下安仁利仁便是不仁者集註失其本心四字下得武重但不得其本心便不仁

非必失也聖人言久言長言約言樂字字皆有意味今人說天下只有約樂兩境又云只有富貴貧賤兩塗總孟浪語約者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之謂樂者在君子則須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在常人也須有志得意滿縱橫皆適之事以此思之則非約非樂之境多矣若鮑焦黔婁則允爲貧賤如天子諸侯則洵爲富貴至於孔孟之在當時固不可云富貴而又豈可謂之貧賤乎則貧富之外自有不貧不富貴賤之外自有不貴不賤之境也想來不仁者只恁平平地不約不樂也還不見大敗缺在則他本領上無箇主宰而於所措施儘有安頓發付不得底故旣處約

樂便謂乖張待其長久則益不自攝持觸處皆破綻矣所
以上蔡說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別又說不亡不亂
俱謂其有恆也不可久長者則所謂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也或承之羞者非必然之羞事久情變羞出於所不自持
也乃夫人之德性上斯恆若陳仲子者非不克意以處約
而以妻則食以井李則匍匐而就義可襲取而仁不適主
爾除卻聖賢心德克己復禮而務民之義必能乎暫而不
能乎久能乎不約不樂而不能乎約樂聖人於此勘人極
盡事理不然則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與安仁利仁
之心體天地懸隔豈足與同類而相形哉吳氏說不仁者

不可一日處約樂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夫聖人之厚豈吞吐含糊說一半留一半爲不肖者存餘地之謂哉其曰鄉原德之賊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是何等風霜雪霰語此不仁者原無主名而何事爲之諱耶

不處不去是該括始末語本文原是大段說集註審富貴安貧賤亦寬說在下得審字安字極好審有臨幾分明之義如射者鏃鵠齊入目之謂審是也亦有詳察之義如審錄之審是也安有安頓之義如易言安其身是也亦有相安之義如書言安安是也自其詳察而安頓者則所謂取

舍之分明也自其臨幾分明而相安者則所謂取舍之分
益明也君子去仁兩句只結上文無生下意雙峰所言未
是只不處不去便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得君子無終
食之閒違仁則他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
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
天理之不現前究人自有人欲不侵而天理不存之時在
爲學者撇除得人欲潔淨而志不定氣不充理便不恆境
當前則因事見理境未當前天理便不相依住卽在未學
者天理了不相依而私智俗緣未起之時亦自有淸淸楚
楚底時候在此際致他設法去取富貴舍貧賤亦非所樂

為此其可謂之君子乎可謂之仁乎所以一意在富貴貧賤上用工夫只掙扎得者段境界便是他極致而於天理自然之則全未搭著涯際蓋皆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既過之後其無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顛沛之頃所以集註說不但富貴貧賤之閒而已唯存養之既密則其於不處不去卻是泰山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去之義以入神齋順夫不處不去之心以樂天者安要亦完其不處不去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定順物無逆亦可謂之安此

始學之與極致可同予以不處不去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去言遂淺深自別也去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爲不去有意去之爲去遂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遂依而無閒之謂無遂無遂則不但存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小註須是審細要安之說只說得上截與程子特立者能之一例聖人本旨則大綱說下不墮一邊也

遏欲有兩層都未到存理分上其一事境當前卻立著個取舍之分一力壓住則雖有欲富貴惡貧賤之心也撥捺不發其於取舍之分也是大綱曉得硬地執認此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也其一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又向

那高明透脫上走使此心得以恆虛而於富貴之樂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空空洞洞著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貧賤有可去之勢他也總不起念緣他打點得者心體清閒故能爾爾則釋氏所謂自性煩惱永斷無餘也釋氏其力洒量只到此處便爲絕頂緣此無所損害於物而其所謂七菩提八聖道等亦只在者上面做些水點工夫聖學則不然雖以奉當然之理壓住欲惡按捺不發者爲未至卻不恃欲惡之情輕走那高明透脫一路到底只奉此當然之理以爲依而但緣淺向深緣偏向全緣生向熟緣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做去則心純乎理而擇夫富

貴貧賤者精義入神應乎富貴貧賤者敦仁守土總此大
用以顯便是天秩天叙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虛願往來也集註說兩箇明字中間
有多少條理在貧無諂富無驕之上有貧樂富好禮德業
經綸都從此明字生出
集註將終食造次顛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兩云必於
是語氣既緊而必字亦有力在足知集註之精眞西山分
三段卻錯西山似將末兩句作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
次顛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
非有畫然一定之差等也以淺言之如陶靖節一流要他

大段不昧此心卻易到造次顛沛時未免弱在若張睢陽段太尉儘在造次顛沛上生色以無終食之間違仁之功期之不特未嘗從事於此且恐其雖欲從之而力亦不給也所以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旣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恆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只此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無違爲可勉而至造次顛沛必存養之熟而後不失也故謂此章分兩節則可分三段則不可所以分二節而可者終食之閒未有可欲可惡之事接於心故必靜存天理以於仁無違非但動遇人欲以不去夫仁若造次顛沛苟非至不仁之人若項煜馮銓

之類亦無暇有所欲有所惡矣卽此以見欲惡不至之境除天理現前充周應用者過欲之外全無可恃何也以此境之無欲可過也

在人手工夫只富貴貧賤有依據分得者取舍之限界明白若說造次顛沛該是怎生卻說不得到造次顛沛時只此心此理是一致事跡上全無粉本故但恃功之密而不恃分之明彼之三仁自靖人自獻於先王隨所取舍無不可也若先說該是怎生如非道之富貴不可處非道之貧賤不可去者然則趙孟頫之仕元一微子也劉休炳之同家食一箕子也洩冶之死一比干也大抵在欲惡持權之

地遠去仁之害則界限自有其常如藥之治病可以配合分兩在欲惡不全之境生死得失之地求仁以得仁則此理之周流六虛者原不可爲典要如食之養生不可額設一餐必喫多少飽便而已矣到不違仁而於仁無違地位其以處夫富貴貧賤者中閒有多少精義入神之用在所以夫子只迤邐說下更不回互而集註所云取舍之分益明雖爲回互語乃其云益明者非但向之不以欲惡去仁已也

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只捺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工夫說原不可在資稟上分利勉朱子云用

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而此語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
爲主也氣字是代本文力字志字乃補帖出用力用字底
本領其曰志氣之帥也則數然氣爲志用矣用力於仁旣
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只是不志
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也不用便用力也不在仁上用有
目力而以察惡色有耳力而以審惡聲有可習勞茹苦之
力御如嬾婦魚油燈只照裙夾不照機杼夫子從省處所
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刑效所以道我未見力不足
者如蘇秦刺股懸梁點可立噩斷臂以此用之於仁何難

之不可爲下至無賴子弟投瓊賭采連宵徹曙及至父母病發他坐侍一夜瞌睡便驅不去又如歸安茅元微割股以療其姿怎生他父母疾時卻不能卽此可知盡不肖者皆有做忠臣孝子底力在而其所以於彼偏用於此偏不用者則唯志也其志之偏志於彼而不志於此者則唯其所好所惡者異也顯然須是好仁惡不仁方能勾用力於仁如人不好酒則志不在酒志不在酒則氣不勝酒安能拚著一日之醉以浮白病飲耶故夫子提出病根在好惡上劄著古今人不能用力於仁的血髓曰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好惡還是始事

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極見力之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爲過於用力者之勉行而知矣若說好仁惡不仁已成之境用力乃求成之功則必將詘用力以好仁用力以惡不仁此又大屬不審且試體驗看好惡如何用得力好之誠如好好色惡之誠如惡惡臭天下有好好色惡惡臭而須用力者乎抑人之或不好好色惡惡臭者其能用力以好惡乎朱子但緣本文無以尙之二段說得鄭重故以前一節爲成德後一節爲勉強不知夫子之須鄭重以言好惡者緣上文驀地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恰似懸

空遂斷而好惡隱於人心人固可曰何以知我之不能好惡也故說兩個榜樣與他看好惡隱而無以尚之不使加身顯也繇其不能無以尚之知其非好繇其不能不使加身知其非惡使有能好仁惡不仁者則必有無以尚之不使加身者現其誠中形外之符而旣無以尚之則必壹志以求仁不使加身則必正志以去不仁繇此亙亙綿綿篤實精壹一力到底以從事於仁何憂力之不足哉乃卽一日之用力雖暫而未久生而未熟然亦必其一日之中好之誠而無以尚之惡之誠而不使加身情專志壹氣亦至焉而後耳目口體一聽令於心之所之有力而不憚用用。

而不詭其施也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後言一日則摘下功夫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强其致一也至云我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覺一步說要爲聖人脩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日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言好惡蓋志靈而動親聽於情故受蔽氣動而不靈壹聽於志而與情

疎遠故不受蔽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以氣賤於志故而於事則無也我未見力不足者以下三句文字如水行地曲折皆順乃集註阻其順下之勢强爲分折將兩箇未見作一例緣不知夫子要見者用力而力不足底人何用若果有之固聖人之所深爲矜閔如瞽之廢視凶服者之廢禮然曾原見之而以未見爲歎哉

雙峯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只此是微言絕而大義隱朱子之遺意至宋末而蕩然良可悼已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饜若到怎卽當地還有甚麼禮豈

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讓固有對爭而言者然字義之有對待者其例不一如聖對狂是儒者兩頭對也聖亦可對賢則不能聖而但至於賢以相近而相形也今日不能以禮讓爲國則亦就能以禮讓者形而見之如賢不能聖之比也而豈遂至於爭乎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自世主庸臣之恆如云以爭爲國則古今之凶頑貪鄙者亦但爭而已矣無有以之爲國者也齊桓公殺其弟以爭國初不立一殺弟奪財之令以施之民季氏四分公室而逐君卻不許南蒯子仲之叛則世之無以爭爲國者審矣不能讓不可謂之爭而但不爭亦不可謂之

讓抑以臨財讓多取步趨讓先行之謂讓則此之爲讓特禮之末節耳並此不能亦無禮之甚而抑不可云如禮何也黄氏讓畔讓路之說但趁著讓字類塡古語自不能曉得讓畔讓路是何等境界讓畔讓路乃是爲國乎何有極至處底聖功神化豈爲人君者脩爲政而立爲敎以之爲國而使人遵者乎使然且見道則田畔彼責此之不先讓而此責彼之不速讓亦交爭告訐而不可止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天德王道底本領如何抹下將爭不爭說又在儀文上計較推遜故集註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

何感化得他又云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朴實頭用看來所謂朴實頭者正與巧笑章註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只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無不盡信而已無不實則在人恆見其有餘而在己恆見其不足故於物無敢慢於事無敢侈於儀文無敢過情自然見得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儘著自家志氣精神收斂遜順做去虧欠他一點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關雎不得之思既得之樂都是從愛敬之心上發出來

以尊親夫淑女而無所侈肆嬖昵之不踐不觸不抵一倍自然底忠厚以無犯於物此就二詩一分說讓底精意而說夫是之謂讓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此謂也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宜矣

上下不爭以淺言之亦不是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相安而不爭奪豈諸侯讓天下於天子大夫以國讓諸侯士庶人以家讓大夫乎故以淺言之亦曰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雙峰不思乃至於此緣其意但爲春秋時執政爭權疑夫子刺之乃不知聖人見地上下與天地同流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若隨處隨說只辦一口氣與

趙鞅陳恆季斯叔州仇幾箇沒行檢的廝閙何以爲孔子此類以孔子相魯事徵之自見

朱子雖云忠是一恕是貫衹必不可云忠以恕之看來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兩己字微有分別至聖人地位乃無分別若無分別則推而不盡不可謂推盡而不推何以言盡亦不須言忠復言恕矣忠亦在應事接物上見無所應接時不特忠之用不著而忠之體亦隱卽如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忠也須在命上方有已不已命者天之命物也卽與物以爲性命者也然則言忠是體恕是用者初不可截然分作兩段以居於己者爲體被於物者爲用矣盡與推都

是繇己及物之事則兩字更不得分曉故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旣盡乎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爲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爲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天下欲得聖人以爲君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絜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將絜之於情而欲推焉兩者交勘得

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憾斯以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卽理也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以於分而得合但所自盡其己而在己之情天下之欲無不通志而成務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如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己須挺立一而撇開人欲以爲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纔盡乎己恕道亦存而但言忠則疑夫己之所盡者必理之當盡而未徹於天下之情所以於聖人物我咸宜處雖說是忠不得而必曰誠曰仁曰盡性誠者誠於理亦誠於欲也仁者心之德情之性

也愛之理性之情也性者情之所自生也又推而上之以言乎天則忠恕直安不上何也天無己也天亦無性也性在形中者而天無形也卽此時行物生者斯爲天道不息而非有生死之閒斷則大公而無彼此之區宇也是無己也故但有命而非有性命則無適丁歷切而性有疆矣但其無息而不窮於施有其理則畢出以生成者卽此爲在人所盡之己而己之無不盡其於物之性情可以養其欲給其求向於善遠於惡無不各得而無一物之或強卽此爲在人所推之己而己之無不推所以不可以忠恕言聖言天而亦可於聖人與天見忠恕也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

者欲合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貫隨萬化而於情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力而似乎以其誠以其性人物之盡以舉其實則且將與後世散錢索子鄙倍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爲言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理無不得情無不通者浹洽言之而無所礙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徧滿於其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己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爲然而聖人不爾乃聖人不可以忠恕言而非不可以忠言故朱子謂下不得一箇推字亦以見聖人有必盡之己而無己之可推聖人纔盡性即

盡情即盡乎欲要盡乎理欲有分界可以言推理本大同不可以推言也然竟舍恕言忠則又疑於一盡於理而不違於情故至誠無息者即萬物各得之所萬物各得之所即聖人自得之所理唯公故不待推欲到大公處亦不待推而所與給萬物之欲者仍聖人所固有之情則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非淺於擬聖而宋儒以忠恕專屬學者正以明夫人作聖之階理亦未嘗不合符也而以此忠一以貫之之旨亦約略可識矣

聖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無欲其理即人之欲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於此可見人

欲之各得卽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如此下諸則諸說同異可合而較程子有心無心之說爲明切可以有功於程子（愚此解朴實有味解此章者但從此求之則不墮俗儒不入異端矣）於天理違人欲更無轉折於人欲見天理須有安排只此爲仁恕之別

只理便謂之天只欲便謂之人飢則食寒則衣天也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人也但以食不厭精不以紺緅飾兩章觀之則以此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忠動以天恕亦

動以天矣

勉齋說忠近未發體程子大本達道之說甚精者所盡之己雖在事物應接處見前應用卻於物感未交時也分明在和非未發時所有中則直到已發後依舊在中不隨所發而散故存養無閒於動靜省察必待於動時但言忠固將有恕但言恕或離於忠故曰忠近未發須玩近字一動則欲見聖人之所不能無也只未發之理誠實滿足包括下者動中之情在內不別於動上省其情斯言忠而恕已具矣若於喜怒哀樂之發情欲見端處卻尋上去則欲外有理理外有欲必須盡己推己並行合用矣倘以盡己之理壓

伏其欲則於天下多有所不通若只推其所欲不盡乎理則人己利害勢相扞格而有不能推一力推去又做成一個墨子兼愛及忘身徇物之仁矣曾子見得聖人動靜一致天人一理處故雖無所於推而求之於盡己而無不盡者卽以求之於推己而無不推確然道個忠恕而已矣更無不徹處

天無可推則可云不待推天雖無心於盡及看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絪縕化醇雷雨滿盈處已自盡著在但無己而已只此是命只此是天只此是理只此是象數只此是化育亭毒之天此理落在人上故爲誠爲仁爲忠恕

而一以貫之道無不立無不行矣朱子引詩於穆不已易乾道變化爲言顯然是體用合一之旨若云天不待盡則別有一淸虛自然無爲之天而必盡必推之忠恕卽貫此天道不得矣非別有一天則一以貫之如別有淸虛無爲之天則必別有淸虛無爲之道以虛貫實是以一貫之非一以貫之也此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故言道者必愼言

天

詩說於穆不已是贊天命無閒斷朱子斷章引來卻是說天命不閒斷中庸意亦如此儒者者太極絪緼陰陽變合以命萬物而無所已也知此則不待盡之說未免犯道家天地不

仁彌界言天差則言道皆差也中庸說無爲而成以其不因名法智力而就功耳經綸立本知化見而敬言而信行而說何嘗不是全副本領儘著用去以此配天天可知矣

潛室看來不用朱子忠是一恕是貫之說解自分明其言生熟亦好熟非不待推只所推者無別已耳朱子拆下一恕字分學者聖人曾子合言忠恕則下學而上達矣一事作兩件下工夫唯其生也合下做一件做唯其熟也下學上達天人合一熟而已矣

潛室倒迷易語錯謬之甚也易云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一以貫之若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貫之以一也釋

氏萬法歸一之說正從此出此中分別一線千里同歸殊途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來既天理之自然亦聖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則是將太倉之粟倒併作一粒天地之間既無此理亦無此事而釋氏所以云爾者他只要消滅得者世界到那一無所有底田地但謂此石火電光依稀若有者謂之曰一已而並此一而欲除之則又曰一歸何處所以有蕉心之喻芭蕉直是無心也若夫盡己者己之盡也推己者己之推也己者同歸一致盡以推者殊塗百慮也若倒著易文說則收攝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硬執一己以為歸宿豈非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唾餘哉比見俗儒倒用此二語甚多不意潛室已爲之作俑

小註中有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者說甚有理以字義言幾雖訓微而微字之義有弱也細也緩也隱也四意幾之爲微則但取細微之一義而無當於弱緩與隱微可謂之隱幾固不可謂之隱也檀弓所云有隱無犯隱原不對犯而言觀下云事師無犯無隱何以直詞爲犯微言爲隱則無隱何以復得無犯無犯何以復得無隱然則所謂隱者但不昌言於衆之謂耳父子之際恃談言微中以解紛此諺所謂逢人且說三分話者中閒留一抽身法而眞愛早

已滅裂矣且微詞之所動必慧了人而後能喻使其父母
而或朴鈍也兼母言之尤必婦人所得喻將如以棘刺切骨之疽其不
相及遠矣豈事父母之通義乎內則云下氣怡聲柔色彼
亦但言辭氣之和而非謂言何之隱氣雖下色雖柔聲雖
怡而辭抑不得不盡假令父母欲殺人而姑云此人似不
當殺請舍之以體好生之德豈非越人關弓談笑而道之
比哉以此知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
爲允當也到即當地位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
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垂涕之
怨則唯幾諫爲體而後下氣怡聲柔色得以爲用二者相

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若其必不從而至於勞則亦必已之直諫盡言有以嬰父母之怒者微言不盡約略合此則雖甚愛之父母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既云微言不盡又云得罪於父母一章之中前後自相矛盾矣凡此皆可以知見微而諫之說爲優益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恰與自家愼獨工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閒父母雖善蓋覆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殊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

爲誘己而父母則不能且君臣主義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爲榮而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慙恧於先矣朱子之答問者曰人做事亦自有蓦地做出來那與夫討幾微處此正不足以破見微之說蓦地做來底自是處事接物之際輕許輕信輕受輕辭之類此是合商量底事體卻有商量不名爲諫所必諫者必其聲色貨利之溺與夫爭鬬仇訟之事也此其眈之必有素而釀之必有因天下豈有蓦地撞著一個女子便携之入室忽然一念想及非分之財蓦地便有横財凑手之理則爲之於一時

而訂之已夙他人不知其幾而子固已知之矣至於一朝之忿或發於無根乃以惡本無根則發之速而成之亦速追其已成則已爲既往之不咎而無所於諫若云列其前愆以防其貳過則於前過爲著而於後過爲幾足知凡當諫者必其有幾而竊地之失不貞竊地之失在事而不在志安得有志之不從以待又敬之再諫乎以本文推之大義炳然惜乎問者之不能引伸以相長於斆學也

子之諫親只爲不忍陷親於惡故須權以審乎輕重內則云與其云尚者正人子處變之時千回百折熟思審處來底以此益知朱子所云竊地做出來底不在諫例竊地做

出來底其惡必淺較之怙過愎諫而撻子流血以賊父子之恩則彼輕而此重矣即至忽然一棒打死一人雖於常情見其大然亦只是過誤殺人不陷重辟鄉黨州閭亦且憐之不得云得罪於鄉黨故孟子亦唯立一竊負而逃之法以惡出無心不可責善以賊恩而業已殺人諫亦無益也假使因酗酒而誤殺則固有可諫之幾在其平日痛飲無節使酒妄怒時正好預陳酒中或有誤殺之害卻於彼時則須垂涕泣以盡其辭不怨云者不以己之被撻痛楚爲怨也不怨而後諫之再三不已怨則不復諫矣若視方將陷於惡已乃歡容笑口緩頰而談則豈復有人之心哉

西山推幾諫之義而及於天子諸侯之子此未嘗衍之於
義也天子諸侯之子御無諫諍之禮所以內則但云得罪
於鄉黨州閭非文有所遺待西山之補疏也天子諸侯之
有過自公卿以至於矇瞍工與不患諫者之無人矣所以
世子自問安視膳之外皆非其職朝廷之政既非其所與
聞宮闈之間有所失德則正爲嫌隙窺伺之府夫以救過
以全恩之不暇而敢以空言激成實釁以賊父子之仁哉
即其萬不得已而有所言必其關於君身之安危亦以情
而不以理若如西山所云得罪於天下者固非青宮之所
得與聞也蓋天子諸侯之子於其父有子道抑有臣道當

世及之天下則又有先後相承時位相逼之道既不忠諫諍之無人是可藉手以全恩矣何事效草野之倨侮以犯危疑邪漢明帝河南南陽不可問之對亦偶爾與聞微言以釋上怒耳初非諫也然且以成君父易儲之過疑於炫才以奪嫡不得與叔齊同其仁矣若懿文太子之懷疑以致夭折非不遇明主慈父且以召過傷恩釀再世之禍況其下此者乎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權者輕重之所取定也夫曰諫而必曰不從曰勞則諫之至於不從而且勞者固其恆也特在士庶之家則父母有不順之志所發露而見端者止此兄

弟僕妾之倚憮相乘以取厚利之事其在天子諸侯則牆垣之耳傾危伏焉志一見端將李泌所謂疏舒王而獻者謀者於此起矣況不從之且至於勞也士庶之子撻而已矣撻而流血而已矣夫人即以非道撻其子即至於流血而要非其過之大者以權之於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爲害惡利害皆彼輕而此重若天子諸侯之於子而豈徒爾哉小者爲宜臼而大者爲申生要亦一怒也亦一撻也以惡言之則戕國本以危宗廟雖有他惡曾莫得與比重以害言之則小者爲晉之亂而大者爲西周之亡亦害之莫有重焉者也故士庶之子以不諫而陷親於不義天子諸侯

之子正恐以諫而陷親於大惡故曰處變事而知權言其其輕重之辨也內則之云與其云常者亦審乎輕重之詞也士庶之子蒙撻流血而道在不怨則以撻子流血親之過小者也天子諸侯之子蒙怒見廢則親之過大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爲不孝孟子於小弁言之詳矣不審其始冒昧以諫卒逢親怒禍首宮庭怨耶不怨耶其又何以自靖耶聖人酌權以立萬世之經故不爲天子諸侯立以子諫父之禮蓋親而賢也則端人正士自盡其讜言而無待於子若其不賢也則可使有誅逐諫臣之事而不可使搖國本以召天下之兵端嫌疑之際微子且不能效諸不肖

之弟而況子之於親乎西山不知春秋之義以士庶例天子諸侯將使仁而陷於愚義而流於訐啟不善讀書者無窮之害故君子之立言不可不慎也

雙峰云聖人言常不言變看得聖人言語忒煞小了流俗謂儒者當賓之高閣以待太平皆此等啟之也聖人一語如天覆地載那有滲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則條派原分了曰不遠遊但以言遊耳非槩不遠行之謂遊者遊學遊宦也仕與學雖是大事卻儘可從容著故有問遊之意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如蘇武之母雖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辭不得蓋武之行原非遊比也遊固常也即銜君命而遠

使亦常也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至於避仇避難則與父母俱行若商賈之走四方所謂禮不下於庶人非所論也父母在不遠遊一言而定爲子者之經何有變之未盡

馮氏以講說釋言字可補集註之疎有講說則必有流傳故從千百年後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間有所酬答措施之際有所曉譬則古人言之煩僩夫子亦何從而知之孟子說見知聞知皆傳道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旣無傳書伊尹萊朱所作訓誥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莊管呂特地做出一篇文字叔孫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時

習尙已然而古人不爾恥躬之不逮者不逮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踐其所告語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無實空言字從夫子我欲託之空言來明是說著述范氏出諸口一口字便有病此章與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理卻與仁者其言也訒不同辭之多寡靜躁繫於存心著述之有無則好名務實之異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務實之異於後世耳。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雖行道之所得者爲不孤若只依附著道襲取而無所得則直是浮游於倫物之際自家先不關切而聚散無恆物亦莫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

到此痛癢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者個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槩說來微妙親切伯夷便必有叔齊太伯便必有仲雍乃至蕭曹丙魏自爾相成若謝靈運儘他說忠義感君子畢竟無助之者此與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讀小註當分別活看大率類然

德不孤是從原頭說起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唯有其理斯有其事不然則古今俱爲疑府如何孔子之門便有許

多英材事既良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則雖德之不孤
也至於德之所以不孤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說得如此
斬截不但有上觀千古下觀萬年識量而痛癢關心之際
直自血脈分明鄰者如居之有鄰偶然相遭而遂合非有
心招致之也其爲德先於天則志動氣其爲德後於天則
氣動志特不可爲無德者道耳所以集註云故有德者必
有其類於德不孤之下添箇有德者集註之補帖精密如
此類者自不可粗心看過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有
德本不孤的道理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也又云水
流溼火就燥天也水無心而赴溼溼亦無心而致水火無

心而趨燥燥亦無心而延火到此處說感應已差一層故
曰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區一勺之水亦自達於海枯
暵之候一星之火而焚林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
赴海通都大邑火發既烈則溼薪生芻亦不轉盼而灰飛
前者氣動志而後者志動氣其歸一也益德之深淺與時
之難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齊季札不
能得之關廳不足疑也要其爲德不孤之理聖人則已洞
見之矣論語中唯言及德處爲不易知爲政以德則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又驀地說箇德不孤皆夫子
搬出家藏底珍寶大段說與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

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嗚呼難言之矣

公冶長篇

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冡否塞後作此一語後人不可背向上而討滋味致墮疑網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詞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無爲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爲大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爲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

明者已羞爲之以奔騖於鵞湖則須直顯滌雕開之本旨以閑程子之言使不爲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爲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爲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跡上做去若顏閔冉射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因不但開爲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朱子謂未能決其將然陳氏謂工夫不到頭止於見大意下語自實春秋之世夫子之門其爲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

路冉有當之然其視蕭曹房杜則固已別矣卽至劉子也解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威儀所以定命則當時士大夫風味習尚可知而見大意者豈獨一開哉上蔡云不安於小成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領朱子於此卻以仁義忠孝帖出直是親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極只是性則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學二字以別於俗儒俗吏之學故爲引伸以推其極至如此若添雕開言斯之時初未嘗卽含一性字在內仁義忠孝固無非性者而現前萬殊根原之一本亦自不容籠統性卽理也而有於性學者抑有於理學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已顯分差等性藏

夫理而理顯夫性故必窮理而乃以盡性則自明誠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誠明之天道學必有其依性必有其致然則開之求信者亦但於事言理初未於理言性卽其言而熟繹之當自知其所指矣程子之言有爲而言也從俗儒俗吏風尙浮詭之餘而悠悠然于千載之上有開與點求諸此心此理以爲仕學程子所爲當諸心而見其可說也開之言非有爲而言也當洙泗敎隆之日才可有爲而略小以圖大歛然求諸己以必其無不信者則所爭者在矣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說其篤志之言爲尤切也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紬

事功是以存其言而顯其實曰性亦恐性學說顯之後將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攝之邪說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別之曰理曰篤志曰仁義忠孝反覆於異同之閒而知良工之心獨苦矣讀者毋驚其異而有所去取抑毋強為之同如雙峰之所附會者則可無負先儒矣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只此語最得慶源不省程子之意而云憤世長往則既失之矣至胡氏又云無所容其身則愈謬甚無所容其身者則張儉之望門投止是已而夫子豈其然道雖不行容身自有餘地也若云憤世長往則苟其欲隱奚必於海自衛反魯以後夫子固

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於無人之境而後遂其志哉程子傳春秋於魯桓公及戎盟而書至發其意曰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蓋謂聖人傷中國之無君欲行道於海濱之國也豈長往不返如管甯之避兵耶海値魯東費沂之境其南則吳越其北則九夷燕其東則朝鮮追貊聖人不輕絕人故亦聊致其想望然夷之於越終視諸夏爲難化斯反覆思之要不可輕舍中華以褻非常之事則裁度事理不得徒爲苟難者也子路勇於行道不懼化夷之難故曰好勇過我或謂好勇爲勇退則仕衛輒使子羔之子路豈勇退者哉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餘其不善之積成著而不可揜則但據此六者而其人之陷溺於惡已極矣此六者是文仲相臂下很手類使倆處此外尚其惡之小者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竊位而春秋於其告糴特目言其罪安得存如吳氏所云善者多哉若子產行君子之道四其四者則脩己治人敦倫為行之大德也子產之於君子其不得當者蓋亦鮮矣吳氏揚積惡之臧辰抑備美之子產吾不知其何見也若區區於三四兩字上較全缺則人之不善者豈必干不仁萬不知之可指數而夫子云君子之道四君子道者三亦為關陷之詞耶臧孫之惡若躋僖不展隨得

其一節天理蔑盡居蔡之事猶其小者特以徵其昏迷狂妄之本耳以其濟僭公之心得當爲之弑父與君可也以其下展禽之心使宰天下李林甫史彌遠蔑以加也若子產自三代以上人物垂益呂散之流亞自非吳氏章句之智所知

不知其仁是說當時人物有屬望之意言不決絕未知焉得仁則心既不可知迹猶不可許故直曰焉得而謂之仁是說置之不仁之等矣故集註向後補出不仁可見一段原非分外其云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我定他君臣之閒新舊之際所爲忘榮辱忘恩怨者只要大家一心撤

弑較楚做倜亂首而文子仕齊既不討賊未幾而復反則避亂之意估多亦自此可見唯然故夫子決言之曰爲得仁猶言焉得儉焉得剛也乃所以必云未知者非但聖人不輕絕人之德而於理亦自有難以一槩言者據此二子大體則是不仁特此一事或其去位之際避難之時倜然天理發見而子文前之所謀僭王猾夏之志因而脫然如失文子後日之復反於齊仍與崔慶同列者亦持守之不足轉念爲之而非其初心乃若當事一念則與乍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同其發現故不能直斥此二事之不仁而以未知疑之然使其當事一念即無所私而發於天理要爲

仁之見端而非卽仁況其猶在不可知之天者乎子文只是盡心所事文子只是利祿情過輕遇著平居時兩件無所見長則敗缺盡見一溢乎變恰恰好致者忠淸露顛而出故一似中當事之理而若無私然亦一事之忠淸而已若夷齊之淸比干之忠徹千回萬折打叠到天理人心極處纔與他箇恰好底忠淸故箕子之與比干言者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夫子之論夷齊曰求仁而得仁明其非信著一往之志氣一直做去便好子文心有所主故事堪持久而所失愈遠文子心未有主故驀地暢快且若無病而後不可繼託體卑小而用乘於偶然其與全體不息以當

理而無私者直相去如天淵矣緣此思之則程子有云聖人為之亦止是忠清者或亦從門人執事忘理之失而非允論也聖人之去位而不慍辭祿而不吝者必不可以忠清盡之乃聖人之所為者則亦必不同於二子使聖人而為子文其所告於僚友者就萬不如子文之所告矣使聖人而為文子則不但以棄十乘為高而前乎所以消弑逆之所後乎所以正討賊之義者其必有為矣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以不為二子之所為而豈可云為之亦但忠清也哉仁不仁之別須在本體上分別不但以用然有其體者必有其用則聖人之異於人者亦可於用徵之而

非其異以體者有同用異於德者有同道也曾聖人而僅忠恕也乎凡小註所引程子之說爲集註所不收者大抵多得理遺事之論讀者分別觀之可也南軒所云類此二字較爲精密而又云不妨則亦有弊聖人正於此等去處見仁之全體大用豈但不妨而已耶

程子言思作睿一邊說方得聖人之旨那胡思亂想卻呼不得思洪範言思作睿孟子言思則得之思原是人心之良能那得有惡來思者思其是非亦思其利害只緣思利害之思亦云思便疑思有惡之一路乃不知天下之工於趨利而避害必竟是浮情囂氣趁著者耳目之官揀肥擇

歟若其能思則天然之則即此爲是即此爲利矣故洪範以思配土如水曰潤下便游移不貞隨地而潤隨下而下若土爰稼穡則用必有功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卻說再斯可矣顯然思來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著想則一且不可而況於再三思者只是在若一條路上三思如先兩次是審擇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計較則叫做爲善不終而不肯於善之一途畢用其思落尾掉向一邊去如何可總計而目言之曰三後人只爲宣公篡弑一事從落得文子不值一錢看來夫子原不於文子施誅心之法以其心無可誅也金仁山摘其艱苦僕一事爲齊宣公之權

如此吹毛求疵人之得免於亂賊者無幾矣文子之黜莒僕乃其打草驚蛇之大用正是一段正氣之初幾爲逆亂之延作砥柱到後來不討賊而爲之納賂則亦非但避一身一家之禍而特恐其不當之反以誤國故如齊以視盟鄰之從逆而爲之計文子始終一觀數待時之心直算到逐歸父之日是他不從賊一大結果看來做得也好幾與狄梁公同其輔嗣君者仲遂也敬嬴也非盡宣公也屈之於宣公而伸之於東門氏亦是義理極細處宣公亦文公之子也惡視既死而宣公又伏其辜則文公之血脈摧殘幾盡矣故文子於此熟思到底也在義理上迴同審處不

然則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遇苕邱之難而不屈豈懷祿畏死而甘爲逆黨者哉特其圖畫深沈作法巧妙而非居易俟命之正道則反不如逐莒僕時之忠勇足任御其對宣公之詞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曰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皆諷宣公以誅仲遂仲遂誅則宣公固不妨如叔孫舍之得立也宣公既不之聽便想從容自下手做乃以夫子再斯可矣之義處之則當亟正討賊之詞即事不克此心已靖而不必決逐東門之爲快耳除聖人之大中至正則文子之與溫太眞狄梁公自是千古血性人勿事輕爲彈射

凡爲惡者只是不思曹操之揣摩計量可謂窮工極巧矣讀他讓還三縣令卻是發付不下緣他迎天子都許時也只拚著膽做去萬一官渡之役不勝則亦即當無狀矣又如王莽於漢也只乘著時勢莽撞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後來所以一倍惷拙可笑三代而下唯漢光武能用其思則已節節中理掣滿帆入危地饒他姦險總是此心不靈季文子則不然後世唯魏相李泌似之益以知思之有善而無惡也

緣說孔子之志大於顏子又云氣象如天地故不知者務恢廓以言其大卽此便極差謬如以人之多少功之廣狹

分聖賢則除是空虛盡世界盡我願無盡方到極處而孔子之言亦眇乎小矣緣此不審乃有老者朋友少者該盡天下人之一說迹是實非誤後學不淺且勿論夫子言老者少者初非以盡乎天下之老少必須其老其少與我相接方可施其安之懷之之事而所謂朋友者則必非年齒與我上下而即可謂之朋友則尤明甚天下之人非老非少林林總總皆是也若咸以為朋友則屠羊酤酒之夫亦君子之應求乎於孺悲則無疾而言疾於陽貨則瞯亡而往拜如此類者不以信朋友者信之蓋多矣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而後信以先施也朋友既然老少可知

不可與安者亦不得而強安之不可與信者亦不得而強
信之不可與懷者亦不得而強懷之特聖人胸中不預畜
一不安不信不懷之心以待此等則已廓然大公矣安一
老者亦安也安天下之老者亦安也懷一少者亦懷也懷
天下之少者亦懷也而朋友之多寡尤其不可強焉者也
時之所值不同位之得爲有別勢之所可伸者亦有其差
等聖人本兼小大多少而爲言而其不可施吾安信懷者
正如天地之化有所不能生成而非私耳特在爲老爲少
則原爲愛敬哀矜之理所託故親疏雖有等殺而即任疏
者茍與吾以事相接亦必酌致其安之懷之之心若其非

老非少則非愛敬所宜加隆哀矜所宜加厚者其爲塗之人也雖與我名相聞而事相接終亦塗之人而已矣終爲塗之人則吾忠告善道鶴鳴子和之孚自不容於妄投故夫盡天下之人苟非朋友特勿虞勿詐而已足矣信之者豈但勿虞勿詐而已哉言必以情事必加厚踐之於終必其循而無違於始也安信懷者施之以德也非但無損於彼之謂也如天地之有明必聚於日月五性之靈必授於人而禽獸艸木不與焉即此可想聖人氣象與造化同其撰處若云盡天下之人非安即信非信即懷汎汎然求諸物而先喪其己爲墨而已矣爲佛而已矣善觀聖人氣象

者勿徒爲荒遠而失實也

子路願其敝裘馬顏子願無伐無施其氣象不如夫子之大處正在消息未到恰好地老少朋友三者已分節目而三者之外尤爲一大界限所以體不失而用不匱張子西銘一篇顯得理一分殊纔與天道聖性相爲合符終不可說會萬物爲一己者其唯聖人也出釋氏肇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終